韋齋集

昭和16
927
9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墨重輯

廿三世裔孫振鐸重鋟

絕句九十七首

次韻答夢得送荆公墨刻

相馬評書世未知要從風骨識權奇半山妙墨飜風雨尚有典刑今復誰

與許簿同遊南山

步攜嫓娩上巉巖北望雲山紫翠攬了了大江東峙路欲攀風馭脫羈銜

又

秋空如水莫留塵脚底千峯翠浪奔未暇與君遊八表且當索酒賦鵾鵬

遊報國院用壁間韻示同遊

招提一葉弄新晴却信朝檐鵲有靈猶有幽花堪繫纜爲言輕手惜飄零

又

老僧彌勒久同龕應笑遊人世味甘小數何曾工九深禪聊欲問三三

谿橋納凉晚歸小景

誰共谿邊沆瀣杯驚魚不睡棹歌來風生蘋末無多子更待冰輪作伴回

水晶念珠

百八么珠氷玉寒客囊無復一錢看只應袖裏靈山頌無數如來轉指端

徐侯寄示古風爲別作三絶句往資一笑

胷中戈甲一敵國筆下篇章萬戶侯龍門隱吏絶人處百事隨緣莫莫休

又

求田莫問湖海士得志毋與閭閻兒黄花滿把一尊

酒欲話此意非君誰

又

久憶瓊糜薦一杯玉延猶費著詩催筠籃不送今年
供應待毗耶遣化來

某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
某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

沙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之句必

相勸亟歸同享此樂侯今已遷居浮流僕

亦尋屋一區葺必得之庶幾遂踐舊約之

言乎因作二詩以廣子美之意庚戌六月
二十八日浮流今之延平永安縣

午鳩呼夢覺徐徐細讀牀頭種樹書白

圃更尋何地欲歸愚

華事農

又

莫歎天涯流落身只今同是耦耕人江郎無物相迎
送一味柴門月色新

宿靈感院

現身猶有宰官緣且作吳門忍辱仙欲以詩書爲佛
事利生一念幾生前

又

淨掃雲房借客眠折錨煮粥勸加飧道人更有超然

處柿落霜林擘鳥殘

遊南峯贈長老

欲問春歸只意行亂紅吹盡綠冥冥道人那管芳菲
過沙刦成灰睡未醒

小偈呈元聲求博山鑪

鑪峯落日紫烟孤江上扁舟失夢餘乞我博山修淨
供要知觸處是匡廬

徐彦猷寄示詩數章皆隱約世外語詩律深
妙豈勝歎仰輒次韻和呈彦猷素富學未
壯而棄場屋故詩中極道江湖放浪之樂
以動蕩其心志而卒反之以古人出處之
義當有隱君子弄舟煙雨之外倘其聲而
歌之亦可以一笑也

幽人世路無轍迹抱此耿耿將安歸機心一寸焦穀
稿丹頰不爲千鍾肥

又

頗憐胸次抱經緯半縷不上山龍衣誰知烟雨暗青
笠得意雲水春霏微

又

詩逼長江世已稀滄洲未覺此心違平生邦笑陶彭

澤今昔紛紛強是非

又

江湖魏闕已一視孰與蓑笠無危機遥知避世客相對落日一談能解圍

又

談笑百篇無俗韻榮枯半世掩衡扉古人祿隱或金馬那用故山甘蕨薇

送求道人永福謁同參

杞木巖頭鴻雁行半年離別話偏長歸時裹裹日溪橘應作雪峰薝蔔香

又

拄藤峯頂一長嘯贈子西行風半帆想見月生潮上處新詩歷歷在千巖

絶句

一笑相從欠我曹日疲浮禮只徒勞紛紛閱世真難記莫是先生眼太高

洗兒詩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踈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又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次韻圓練君侯新居

江村結屋老垂垂詩乞橅栽手自移他日南樓看鴈集莫忘烟雨狎鷗時

又

一錢未辦買雲山突兀何時屋萬間歲晚投簪來卜築柴門分占碧孱顏

題蛟彎小庵

浮塵不到客眉開乞食幽人晚未回 刻西山全體

現逢人莫道只空來

又

鑿破蒼崖俯碧流石磎竹筏艤行舟已邀明月來同宿下數層瀾寸寸秋

次雪峯二小詩韻

麗日踈烟破小春雙峯秀色一番新要衒天上金雞粟莫問人間白眼人

又

同參卷祇卧雲根倒屣相迎月下門大耳識君遊戲處不應覓酒向前村

燈夕在試院用去年韻

隔墻歌吹括悲涼信馬狂心墮渺茫報答風光吾老矣小牕讀易靜焚香

書永和寺壁

曾中一壑本超然投跡塵埃只可憐斗粟累人腰自折不緑身在督郵前

又

來解征衣日未斜小軒泉竹兩清華道人法力真無礙解遣龍孫吐浪花

示僧

清溪靜寫碧巉巖雨後相携石路乾認取此山嶙絶影他年何處鉢中看

九日送僧歸龍山

九日相携積翠中勝遊兼有道林同枯顱一任君披拂寄語龍山落帽風

牛尾貍

塵糟玉面天涯見琢雪庖霜照眼明投筋羞顔如甲厚南山白額正横行

又

物生甚美世無忌吹息雲中成禍胎湯帆卯盃頻下

節江南歸夢打圍來

牡丹花

餘芳卷地還春去誰送洛花供眼青沉香亭北真二
夢今見宗支亦典刑

又

鶴林閬苑兩蕭瑟付與大千沙刼灰尺五城南花濺
淚詩成看鏡覺摧頹

種竹報恩院示僧

兩翁來往亦風流還擁紅爐說舊遊夜半南枝三囀
鵲相看更覺此生浮

又

遶屋風篁夢寐清住山活計幾時成雲根試手聊予
厭安否他年數寄聲

卧疾初起示逢年兼簡綽中德粲

觀身已作水溶溶投老云何覺病攻造物小兒眞一
戲未妨居士却談空

又

病餘都作鶴聯拳誰識臞儒是列仙如我角犀將底
用藜羹相對却超然三君皆卧疾數日譫甚

清風白雨灑炎荒林下聽詩邦對牀一洗微痾何足
道請觀何處不清涼

又

蚤歲功名不自量近從顏禹識行藏萬錢本是憂時
餌除却簞瓢莫謾嘗

又

一溪風月浩無邊病起吟觴總未便欲作二豪知未
辦恐君愛我沐猴禪

以月團爲五二郎生日之壽戲作

鳳山團餅月瞳朦老桂橫枝出舊叢小友他年春入
手始知蟾窟本來空

又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甕底但餘糜已堪北海呼爲
友猶恐西眞鴆作兒

又

騶騶驚子筆生風開卷猶須一尺窮年長那知蟲鼠
等眼前已見角犀豐

又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吾算自知樽有
酒汝翁莫歎坐無氈

梅花

怕見鉄枝不忍攀風扉緑浪雪糢斑多情一醉年年事須及踈英的皪間

又

江梅淩厲千花上一笑春風我有詩白鶴老仙三疊曲何人得法是横枝

又

孤山居士玉梅句醉客強呼鹽漬西法當試我是滕枝

丟朱醉楊州十里春

又

已分春光冉冉過奇葩好在奈愁何誰令玉頰紅成點如意痕深琥珀多

春日

一雷驚起蟄龍兒戞戞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厭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

又

夢和殘月雨朦朧饒舌幽禽苦喚儂若說五更春睡

好絶勝騎馬火城中

夏夜夢中作

萬頃銀河太極舟卧吹横笛漾中流瓊樓玉宇生寒骨不信人間有喘牛

雜小詩八首

身將雙影背闉山伴我江南去又還欲寄道人簷下宿此身都未以雲閑

又

俗學回頭笑畫脂我今羞悔子何疑恐輸靈運先成佛莫學湯休苦覓詩

又

松風十里客襟涼路入江南選佛場欲問道人三世事樓鐘重聽未應忘

又

江南風物畧知津便覺詩成筆有神不向九江看五老故應猶未是詩人

又

紛紛裨blocked久相忘只憶僧齋畫夢長珍重道人留客語君家無此北窓涼

門外山光萬里濃且將寥落共清風箇中自有濠梁意不用磨刀斫眼紅

又

道人鈯斧得從誰無復當年隻影隨笑我不求千戶郡坐知成佛更難期

又

遯世山中秖樹亭綠陰遶舍忽青青拋書自笑爬沙手要挽天河洗甲兵

立春日雷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試雷霆手莫放人間有卧龍

次韻江謝送花倡酬三首

幽梅園園謝傅家凌寒方澤共驚嗟要知折寄殷勤意鷓鴣那能病物華

又

娟娟花竹淨名家閱世奇眸浪然嗟願挈衆生辭熱惱知君久學妙蓮華

又

乘桴何計去浮家學舞空餘短袖嗟自笑繽紛蘭佩老欲將心迹問重華

寄吳大卿

謝公攄鼻憂不免笑閔乞燔東郭顏問訊袖中醫國
手不應長與一笻閑

又

江村小築興不淺奈有靈山香火緣經世心知焦穀
頴歸耕猶恐慶君前

吳山道中

滿拂春光一番雨鬧花如海麥搖波靜觀物化知如
幻奈此撩人風物何

又

春工試手雨初晴選見莓莓曲埭青問道東陂新漲
好來將衰髮照星星

又

仙人不奈笑憑愚來讀萬籤東老書勸作南牕傍修
竹時來借榻卧虛除

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烟影寫清陂最可憐衲被犯寒歸吮
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又

冰盤青子渴爭嘗怪有橫枝着意芳等是豪端勾三

眛更煩覓句爲摹香

又

綃叢墨本入宣和林下霜晨手自呵不學霜臺要全
樹動人春色一枝多康畫嘗投進又爲朱
溪上 畫全樹帳極精

攀緣雲水試青鞵待得輕陰漠漠開興在海山孤絕
處溪邊更復幾回來辛亥歲避寇寓長溪龜靈寺壬
州度雞嶺洋寓 子春聞建寇未平將攜家之福
桐江因有此句

送輝雲際

三日雨行來欵閣篝燈想語雪廬山低回俗裏未能
免只有對君非强顏

又

認取芝峯鉢中影要君歸去首重回相思手折寄千
里想有南枝迎臘開

九日

點點吳霜入鬢毛長安落葉又秋高世間俯仰終難
强歸與兒曹且漱醪

夜坐

九秋風露浩難平伍子祠南鶴唳清坐聽兒曹談往
事世間更覺總忘情

蓼花

長年心事只悠悠衰病難禁歲月流紅蓼垂垂烟雨
裏不應搖落始知秋

桃花

核裏黃泥灑石崖今年繁蕊便爭開遊人要識春多
處但覓紅雲逐水來

漁父用兒甥韻

綠蓑青箬一身輕臥看行雲舟自橫米賤魚肥美無
度不知東海正掀鯨

送山老住三峯寺

未辨同穿犖确行西風揮手最關情只應勃窣喧卑
裏認得峰頭啸月聲

又

鉢中忽見三峯影便覺市塵塵淀人寄語階前石池
水老夫衰鬢已盈巾

戲代作送住郎

同攀梅蕊便分攜回鴈峯前試綵衣學就浯溪崖上
字應回莫遣信音稀

寄范伯達

名籍丹正號散人何時香火共朝真只應經世平生

意未合歸愚便問津

試筆

老來詩思如焦穀自愧霜毫來故鄉乞與楊家棄心樣要將掣管試諸郎

篁竹筍

梅雨寞寞稻已齊連雲篁竹暗蠻谿短萌解籜登雕俎錯落黃金騶裊蹄

冬日桃李華

北風日日卷塵沙桃李凌寒强自葩莫作春光流轉想要知枯栁是狂華

題范才元湘江喚舟圖用李居仁韻

天涯投老鬢驚秋夢想長江碧玉流忽對畫圖楷病眼失聲便欲喚歸舟

題趙守中江行初雪圖

江關雲垂滿袖風急須下馬一尊同正應無奈催詩雪句在渠儂擁鼻中

詩餘

醉宿鄭氏館閣調寄蝶戀花 ○按鄭氏館閣即誕育文公之所此詞原集未載見南溪志

清曉方塘開一鏡落絮飛花肯向春風定點破翠奩

人未醒餘寒猶倚芭蕉勁　擬託行雲醫酒病簾捲
閑愁空古紅香逕青鳥呼君君莫聽日邊幽夢從來
正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玉重輯
廿三世裔孫振鐸重鋟

奏疏　劄子

奏疏

上高宗皇帝奏劄

臣愚不肖蒙恩備數館閣退無職事可以放區區思慮之勞進不得預於外廷論議之末退循尸素俯仰踧踖竊聞神宗皇帝嘗語直史館蘇軾凡在館閣皆當爲國家深思天下所以安危治亂之故竊惟熙寧之初朝廷清明海內無事而神祖憂勤戒懼深詔承

學之臣垂精延訪總攬羣策孜孜如此伏況陛下踐艱難之運讐敵僭竊之患日至於邊鄙臣於此時待罪中秘書不自薄陋茲其涓埃亦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不能自已幸陛下裁赦日者邊臣失律偏裨刼其士卒以畔此誠邊鄙之大釁讐敵僭竊之人日夜禱祠以求而不可得者弓勁馬肥必且帥我蠢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爲國計者方當上下相與罄竭思慮厚集兵力爾縫其闕庶幾可以遏其奔衝徼極觀釁制敵之命今乃竊聞執事之臣私憂過計懼扈從之單寡盡撤盱眙合肥之戍聚之國都夫宗廟至重今行在空虛誰何之衛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圖之臣輒論撤戍之不可者三而卒効其愚以獻惟陛下裁擇其中自古國於東南者必西據襄沔東倚淮泗以爲扞蔽吳魏之際孫權屢悉其國兵身自將之以攻魏之新城後世或以謂權雖國於東南未嘗一日忘求逞於中原臣有以知其不然者曹操於此時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權豈不知操之未可與爭鋒而吞噬之意昭然而不少衰者蓋我有淮肥之障然後東南可以安居而無事是以陳氏南唐之末世淮

需盡夫而後國隨之昔人必爭之地今皆幸爲我有若繕城隍聚禾粟選將總兵以成之雖敵人悉其甲兵自送以來亦不能取而無故捐之以資寇他日雖欲復取其可得乎此不可之一也兩軍相持尺寸之地必爭故曰盡地而守之先退者敗劉項相抗於成皐漢兵時有顛沛然高祖終不肯左次而少却蓋我爲敵所乘將求措足之地而不可得故官壞之役袁紹之支軍旣覆狼狽北走是以曹公能不數年而取其國今兩城之戍旣徹以南雖曰量留士馬然兵力輕微不足以捍敵若敵帥長驅以來量分偏師綴之

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搖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必不坐而受圍水知車駕將安所稅此不可之二也淮南累年以來設置官吏使之翦除荆棘建立官府以招徠安集流冗之民今流民歸業與四方之來自占而受田者在所有之亦唯恃有王師屯營之衛是以肯盡力穡事而獲享其土利養生送死之餘亦足以供有司之賦役此上下相資公私同利古今不易之道也今聞朝廷斂兵自守將無所恃以爲安若弃撤屋屠牛捐棄生業南走以求生則少壯相率

渡淮而北陛下之有司他日雖欲喻以恩意使復其
舊其誰肯信之蜀先主曰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
歸吾吾何忍棄去今斂兵自衛捐地不守與棄民何
異臣實爲陛下重惜此舉此不可之三也此三不可
者願陛下少留聖思明詔大臣早思所以區處之宜
天下幸甚臣謂肥泗之疆不可撤備者非謂京師不
必宿衛也盱眙合肥各屯以精甲三萬亦可以固吾
圉矣吳錫見守廬州又益以楊沂中之衆合肥兵力
亦不輕矣今既召張俊扈蹕但料擇精壯三萬選將
使守盱眙其餘使俊悉將以來建康外則邊鄙無釁
鬬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強聲望隆赫今冬正使敵僞
相梃必可以敗事何則我有二戍之重使敵人之衆
傾國送死以來其敢輕越吾重兵以深入爲鬼乎若
其冒昧衝突前有長江之阻二戍之兵更出抄其饋
伺便擊之可使疋馬不得返若不敢輕進頓兵堅城
之下野無所掠餉道艱阻久將墊隘不能自拔吾有
精甲在內而又外據長江之險觀敵釁而徼其利謀
國之策可以萬全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
姜無棄蕉萃惟陛下留神哉幸昧死再拜

論時事劄子一

臣聞人主以一身託於四方之上而百辟卿士爲之
奔走率職而無敢後者豈非特君臣之大義有以防
範固結於其間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苟無以防範固結於其間
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民之生死
社稷之安危實於是乎在古先哲王旣以建德敦化
尊尚名節以勵風俗明人倫必先求魁磊骨鯁沈正
不回之士寘之朝廷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
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是以神氣尊嚴基祚
強固由此道也伾惟陛下憂勞側席率勵衆志以圖
中興其事未易以悉數者若夫士溺於俗學而君臣
之大義不明於天下學士大夫缺於忘身殉國之節
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東漢自建武永平
之治崇奬德義知所後先一時風俗以名節相高雖
以曹操之姦雄窺覦漢室終身有所畏忌而不敢肆
然則忘身殉國之士又曷可少哉區區管見竊謂陛
下宜深考建武永平所以善俗奬士之方明示好惡
於百辟卿士中博求魁磊骨鯁有沈正不回之操者

布之內外非獨以收尊主庇民之功亦足以風示四方興起兼隅東漢之盛何以加此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二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諸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心是以無爲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欲手削地宣武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懷耿耿不蒲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總攬羣策圖濟艱難於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斯之朝裁決萬幾侍立逡巡之間雖有嘉謀至計未必皆能聲竭以自效於上唐制天子間見大臣輒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曆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窾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弊悉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修舉延英慶曆故事

時以開燕博延羣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踈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用者總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厭服莫敢腹非而竊議雖強大驁桀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聽侯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爲者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二

臣聞天下之治亂非有常也方海內無事上恬下熙而人主無惻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於亂傾惻擾攘之日君臣相與側身焦思率勵衆志勤勞庶慎天下亦未嘗不治臣竊觀陛下以聰明睿智大有爲之資踐艱難之運累年於此汰斥冗墳而興其俊良與圖恢復戡定之勳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宜其功化宣昭讐敵歛衽顧內則不能無以生民窮困爲憂外則不能無虞於僭竊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汲汲請求宗廟社稷所以經遠持久之計使海內乂安而車攻復古之詩作不足以爲難也臣嘗謂自昔中興之君漢光武可以爲法而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爲戒元帝東渡以羈旅爲國日不暇給而賞刑失中強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

急於罷兵不遑遠慮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蓋皆志
趣卑近苟且徼幸一時之功趣過目前而不及於經
遠持久之謀是以功烈止於如此光武既清大憝四
方僭亂以次削平方講藝論道於戎馬之間遷建德
誼之士序之羣臣之右非特紀綱維持足以垂裕來
世風俗之美庶幾三代之盛臣不勝區區願効涓埃
之誠竊謂陛下聖志先定而垂精詢訪以輔睿聖日
躋之學申明紀律以張皇國威敦奬節義以厚美風
俗以民心爲基本則務安靜而勿搖以忠良爲腹心
則使竭節而勿貳臣有以知讐敵儻竊之不足以爲
憂而保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以追配漢建武中興之
盛將必由此臣忘其疎賤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而
擇其中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四

臣聞善謀天下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勢大勢既定雖
疆場之虞一日百變而不足以爲憂苟惟不然雖庶
政毛舉萬目畢張而無補於得失之數漢有南北軍
及期門羽林諸校之兵悉聚京師而騎士材官散處
郡國緩急出羽檄以召之所以處天下輕重之勢其
審如此竊觀今日王師之在行在者東憑淮泗中控

襄汚西保隴蜀屯列要害聲援相及陛下六飛憑江指援諸將天威所加士氣百倍天下形勢之所在既聚定矣臣聞周廬缺屯衛之師則亟從單寡非所以嚴宗廟帥府之士馬之饒則聲勢微弱不足以衛王室竊謂陛下宜少垂聖思明詔大臣倣西漢之微意按顯德之故事蒐東四方材力健武之士以補宿衛之缺爪牙設張而宗廟尊嚴亦足以潛銷四方之變選遴智畧威望之臣以帥諸路使之蒐閱文武汰簡將士進可以扞蔽京師敵王所憩退可以生制四夫號誅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足以爲

諭惟陛下留神赦其狂瞽取進止

論時事劉子五

臣竊惟陛下纂御於茲累年側身修行如周宣王推誠御物如漢光武斯民脫塗炭鋒鏑之患日夜企竦以望休息四方賢材馳騖而起孰不願効尺寸之長以助陛下大有爲於今日者雖朝廷規爲之志未始少衰然事無大小每病於不立而不能悉如聖志之所欲陛下欲攘則逆驁桀盜據都邑而未有撤警之安欲銷盜賊則江嶺之寇鈔暴累歲而未有殄滅之期欲足國用則餽餉日滋入不支出而未有善後之

策欲寬民力則耕桑之民終歲勤動而未有蓋藏之積陛下憂勤恭儉無一日之懈而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者臣雖孤賤常不勝憂憤而深維其故自昔王者承積弊之末流兼受歷世之猥紀綱廢壞上下猜阻宜若儼然不可以終日一旦赫然奮發剛斷輔以賢智收已失之權綱歸之王室威令既振四方萬里之遠將奔走承序之不暇尚何病事之不立乎唐憲宗承德順秕政之餘方鎮狃於姑息小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京師提兵四出侵敗王畧既用杜黃裳裴度之謀誅齊蔡翦夏蜀四方之諸侯歛手聽命無敢旅拒者周世宗以英偉絕人之資灼知累世亂亡之所繇將帥偃蹇士卒驕暴翻覆之變起於談笑既料簡士卒之罷惰者汰斥之選其精勇以補宿衛戰於上黨斬奔北之將而易以用命者并淮南下三關王師所向無不如志仰惟陛下欲伸威敵人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則莫若以威令之必振爲先務誠能並進忠賢總攬權綱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凡朝廷所以立經陳紀品制云爲必務爲經遠持久之計期於安國家利社稷合天下之正義而毋鄙匹夫狗私之怨則雖鷙桀之虜將斂衽

而退聽然後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周宣漢光之烈臣待罪史氏執筆以俟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六

臣聞將以謀人之國而求有所逞於讐敵自古有天下國家處於離合之際其謀議之得失今可覆視者非一人也爲待時之說者病其玩日愒歲而至於喻喜進取之謀者病其行險妄動而及於敗二者不能相通而常處其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偏受其獎臣嘗爲之說曰莫若自治以觀釁苟吾所以自治者未至也敵雖有可乘之釁而我不可以動我能自治矣敵無釁而妄動幸而勝則疲民以逞而根本搖幸而敗則債軍於外而社稷危可不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及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惟能日夜厲精率勵衆志是以未嘗不待時也而不至於偷范蠡曰強索者不祥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又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惟其審知彼已必順天道是以未嘗必進取也而不及於敗詩人范蠡之言通爲一而無所廢謀人

之國而其逞於讐敵其有不得志者乎臣仰惟國家艱難以來敵僞相挺邊不得徹警往年江上之旋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有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遒矣謂宜斷自聖志思聖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須臾之怠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營思慮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偷俗撫循獨弊之民淬礪士大夫而責之以職業凡皆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變投隙而起安受其爐以致天地之亟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以陛下聖學之高明固已灼知古今興衰得失之數臣不勝惓惓效其涓埃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七

臣竊惟陛下踐艱難之運自始初政清明以至於今憂勤恭儉日愼一日而兵革未息亭障多警欲信威四夷則戎律未舉欲寬恤民力則兵食方急欲澄省冗官則軍賞猥多是以陛下雖有大有爲之志而至於發政造事以爲天下經遠持久之計者皆未遑暇

間者天啓我心盡地數千里悉歸於我雖異時之變未可以預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以難立爲患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畧衆口異同之論則政令之發其效未睹而人皆能出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是以上下未及饗其利而害先見雖欲持之以堅忍不變之心其勢有所不能竊謂謀始太鋭而憚於博盡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惟者方漢盛時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人人得效其見聞以研究是非利害之極致然後天子稱制以決之是以上無愆令事無遠策衆志厭服而功暴當世謂宜自今陛下將欲發政造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使卿士大夫聲竭思慮畢陳於下然後總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庶幾立經遠持久之計以幸天下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八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於朝以學校爲請者不一然吳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

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頃國家多故士大夫處於成敗之間大抵皆有自恕苟生之心而闕於伏節死難之義風節陵夷俗化衰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上之意亦有所未至而其爲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爲禍益亦博矣然則設爲庠序育天下之材而摩厲之以德義崇奬其志行之有耻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者也取進止

論時事劄子九

唐設武舉而得郭子儀周世宗詔藩鎮擇取材武之士悉送京師縱有負犯不問所從來遂以兵強天下竊惟陛下方總攬羣策率勵衆志以濟艱難而敵僞相挺師兵在行謂宜開設武舉蒐拔將材須洞曉韜鈐而可責實用長於綏御而士卒樂從出入行陳而志氣不懾者隨材賦任必有可觀又明詔州郡諸軍百姓中有武健驍捷者悉送行在所汰簡練習以補禁衛之缺四方之奇材武力悉聚京師則本彊末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變侍衛雄盛則爪牙備設國威自振惟陛下留神裁幸

泰堂劄子

某竊聞周顯德中唐人使劉仁贍守壽春以世宗之英武窮兵力於城下僅乃克之夫以周師之強畏壽春之議其後莫敢越淮而南窺者誠地有所必爭也世宗既克壽春惡其地險非中原之利徙州於下蔡今國家駐蹕東南觀釁俟時以圖恢復區區管見仁贍所守實爲要地謂宜增濬城隍戍以重兵擇將使守之倘壽春卓然有可恃之備則自淮以南務農積粟蒐閱武備以爲北伐之根本恢復之功指日可冀豈特限逆敵之深入而已哉

上宰相論淮西事宜

竊聞合肥之兵擁脅主帥棄城郭而野次以勢料之當出三策先遣間人通耗僞豫挾其妻子席捲北去一也敵人猜阻入北不受徘徊山澤以待招撫二也曠日持久芻糧乏絕橫恣四出掠奪四鄙或突據城邑以爭一旦之命三也竊觀自古南北之時酈城提兵叛入於敵國者不可勝數惟能以長計制其後故雖邊鄙震動而不能爲根本之患以某觀之使其席卷而北僭竊之冠能收其桀黠以來蕩搖我邊疆當簡拔將帥厚集兵刃以待之而已將卒老幼無慮數

萬雖徒手張拳猶可慮而況銳而被堅乎若入北
不受當有悔過而自新者宜遣近臣之忠信長厚通
達大體者往諭恩指示以寬大雖有長惡不悛不能
自反者亦當較計利害以來歸命其尤可憂者或四
出鈔暴突據城邑將外連姦隣以間吾釁則其為患
也持久而未艾然諸將之名位相埒無所稟命士卒
之心反仄未安逆順相半謂宜密諭諸帥厚其禮命
以開其向化多設反間以潰其腹心屯據要害以制
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絶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
之間其勢終亦安能有所至不勝惓惓獻其千慮之

一得廟堂擇之

上趙丞相劄

宋紹興四年備數館閣僕射相公初預大政聞諸道
知柄公論當世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聞及無聞之
名氏仁人君子方其道德佐人主大有為窮自隱度
未有可以補助下風者艱難甫爾亦懼未暇器人於
文字之間是以躊躇躑躅終不敢有獻於左右茲蒙
推擇待罪東觀効其編摩以奉令承教於史氏之末
特蒙借之詞色許悉其不腆之文以備觀省方今四
海之士抱尺寸之長孰不願為當世之材以自著見

其名氏者顧某何人得此於門下可謂榮幸某自兒
童知喜文藝年及冠去塲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硯也
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
無師友之益落筆纔纔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
爲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
聖賢未發之奥始捐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於致知
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爲文視十年
之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太難荼毒流離自
分必死而又盡室飢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
其思慮者未可以一言盡也於是視十年之前無十

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免於覆醢者皆少作可愧
無用之詞去夏蒙朝廷收召寄家建州之浦城之賃
僕之費僅能襆被以來書史不能攜一字而況少作
可愧無用之詞乎相公稍寬旬月之譴已走僕輸妻
孥使掇拾草蓁以來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陷溺
於蹇淺象刻之日久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之
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字於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風
而興起者矣

代人劄子

臣聞自昔阻長江之險而國於東南者皆非得已也

東漢之衰曹操旣以安輯兗豫日出其兵以征伐四方孫氏拾江介之巖阻將安所據依以爭利於中原也故曹操之兵號爲無敵於天下蓋嘗身悉其武銳方洋淮泗之上阻濡須而不得進然吳人未始一日而自安蹈瑕履釁以爭利於新城合肥之間者殆無寧歲彼其一時君臣相與謀其國可謂審矣蓋淮泗者江左之屏蔽也吾方國於東南而外無屏蔽之足恃顧欲盡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元以來大抵祖吳氏之餘謀其間得失之數所以安危存亡者亦可以鑒矣陛下撫中興之運於茲累年

六飛憲江指授將士方且安集江淮以張恢復之勢臣於此時誤被選擇奉使淮右竊惟今日立國之大計必有成算非疎賤所能知然兩淮累年戎馬蹂躪之餘城邑單外而保障未立田萊荒蕪而流冗未還公私力屈而儲峙空虛冀得仰憑威靈少假歲月使臣得竭其區區以奉承朝廷之命令庶幾於江淮屏蔽之固有補萬分之一取進止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玉重輯
廿三世裔孫振鐸重鋟

策　策問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爲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爲難也是以姦人矯

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爲難干戈之釁起於骨肉禽夷投隙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爲難于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以爲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趣時合變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爲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園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於一則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猝然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穢支柱傾頹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方經營纂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原突蕩衝擊分裂四出白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聽吾之所爲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爲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慈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羣胡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符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總其餘父以爲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顗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實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狗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夌夷安史汎掃九
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
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
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
變備矣積功累仁亨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
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
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蓋雖未
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
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
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

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將卒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玁狁所以莫敢不震動疊息而華夏又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自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冒疾讒慝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爲之還定安集劬勞于野而不怨則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之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于恤之嘆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於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於干畝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爲也必相與憂勤

惕厲戮力一心撫事幾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爲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不愈於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則必有凶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庶也亦足以致克我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系隆復振於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中興之竭力以圖恢復而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闢不與焉一日順民心二日任賢才三日正紀綱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爲無與於興亡之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稽而范蠡決定傾吳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天寶之

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闕之敗奉天之守無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興王所藉以爲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施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爲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之王業亦豪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暴國不敢肆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也歷考

前世興復之君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毛舉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狀衰而錯之盛補壞而復其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一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遺無知之變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皆傾覆困窘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僥然不可以終日而三君子之爲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吾之霸齊是制國寓兵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以待變而已毅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倪仰以僥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疎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此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外敵內侮之禍寔有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讐恭惟聖天子憂勞側席日延

外庭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爲其君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策問二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須臾離也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國交臂以事虜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之業其槩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闕於佽節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羣臣汗僞者三司條罪差爲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爲過而或謂長賊姦堅逆節以爲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言之

策問三

李晟之軍於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將之重開幕府以經畧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混之規爲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
宜素講也

策問四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有
有隅落鈎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
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
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今夫自漢以來
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爲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
操信方堅壁修武漢王脫成皐之圍自稱使者晨馳
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陛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
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
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
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
側而莫之覺此與韓門覇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禦之不知後世猶以爲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爲知兵歟諸君宜急論其所以然者

策問五

自古君子必爲執御之學而國焉之富足以爲駢服之備是以戰未有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徼勝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時卒乘偏兩之制備失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爲問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略橫出雜以奇詭有識識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爲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質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三子

策問六

古之君子所以太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必爲經遠持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

漢光武講議論道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建武之元披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胄隸業焉菁菁者莪之卉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四方賢智固已馳騖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成就之方以爲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爲恥而闕於伏節死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於崇立庠序獨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猝邊不得撤警箕斂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策問七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爲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以聽在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爲之去其穢而爲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爲立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戰國之世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

而久復除以傾三晉之民劫之以勢狂之以利要以
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於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
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
有不以民爲本者今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
之茲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衽之中攜持而來歸者
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吾所以勞來安集
之豈徒鎮撫其惓惓之意而已勢與敵而復境土將
必基於此今欲搜其傷艮興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
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
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蘇此

策問八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
士勝荀卿曰此皆千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
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
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靡爛其民以
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
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閫中軍出之日
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
無以過夫以魏兵之疆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
能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既一天下異時控

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苦中國若偏師深入亟欲手而
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
陵兩河橫潰蓋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熒疾之鋒
無敢犯蹶其師徒者比欲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睨
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於古人
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
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於古人而條
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爲有司索言之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玉重輯
廿三世裔孫振鏕重鋟

書

答莊德粲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欵扣所聞辱惠
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
貴賤狥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
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
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乃有識眼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見道夫仕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厥於溝中可立爾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籬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已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蝕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歈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夫問塗而之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躪中庸之庭也如某之駑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敎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介之士欽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樸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髣髴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爲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悞來世之風上下相背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見且不得而況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已之所不至者徼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爲而士之自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爲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

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四廉耻之隅以
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爲
於世其亦疎哉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克
之盡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爲誇待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爲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爲泰抱關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爲汚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爲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八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
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衙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身觀之不知其他閫中之吏苟賤
爲甚白蹈汙衊少所愧耻上官一不得意則呵慢
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修潔才誦之吏得免於
此者蓋寡則亦無恠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
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故與夫今之所謂君子
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狷狂之說以謂風
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
少挺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矣江
南草茅一介爾既冠與有名於吏部本閩中今七年
矣不肖之名宇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
士之重者蓋自慶其疎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之
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掾不足之資以求之於
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此來尉尤溪爲邑僻左雖辱在
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
舊業無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嘗
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僚
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
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於
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亦

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
云爾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見
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
士者不得僕隷視其下共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
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爲如何邪
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緝寫以爲獻此
古人以爲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
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
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爲起居之問一旦以書冒言上
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爲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
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
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貲以長雄一
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爲
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
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爲世俗所謂舉子場
屋之文者其言夫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
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
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

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
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
故歛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爲學詩
者必探賾六經以溯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味
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如
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嘆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
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軼於大道
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
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
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爲二
南周公所造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
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覆蹈藪頓挫極道其幽思供樂之致而卒歸之
於正聖人以是爲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髣髴足以
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炳乎如
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
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必當其
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
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
知其存亡與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

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蕘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已以取已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沛足跡相及此何爲者邪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盟矣儒公收於魯野而其馬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言以蔽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某也何足以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術求嬿於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徵勞未拔日效於前以希奬拔而某以菽水之意竊祿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省名氏似嘗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事者乎豪刻可悔方窮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質之窮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出峻潔而思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今述作之大旨共孰能至此某願聞一二焉故輒料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瞽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

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驟稱於朝始為聞人且廣平宏豪開濟之姿雖其未達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聒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某豈敢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於世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子之所恕也文凡踰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末由

面請願悔惴慄俟命

上李丞相書

某閭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爲患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徇國死難之節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王設爲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爲奇詭絶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茲讐而安國家必務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狥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建安之初曹公奉天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

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
猷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
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浼已而見汙焉一
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
配天而大敵震動庸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
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
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爲諸道都
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
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夫生
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

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刼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
索然以億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
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
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
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
知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殉國
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
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
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
矣頃者京師之變敵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

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
而塗地之餘狗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
逞之徒背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
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盛於此者歟則夫
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
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爲史官方朝廷以
言爲諱指陳闕失姦訣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爲
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阽柝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
策既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
並進爭爲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

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煒然在人耳目非徒
其言不用歹放竄而濵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
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翼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爲
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子
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
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
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
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
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聽豈獨某所不爲亦豈僕射

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上胡察院書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爲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亢絶氣息茀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一方色仁氣温不間微賤專爲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某聞古之爲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之間而可以爲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勾踐之脱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

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
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
滋其材力而強警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
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
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槩未可以一二數也然
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
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
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
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數乃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
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捲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軟血
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隴
隴西連氐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
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
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
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
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關陝二年而復大梁

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敵之餘息猶可以陸
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爲東南之患乎若
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
不爲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
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
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
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
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
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
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
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
蹙處一方蹟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有
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
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
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
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
詞必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
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

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
喜儒不害爲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爲名公卿今
吾自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
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
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
愧於古者有由也夫某嘗爲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
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
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於天下之士而其
勢乃常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
修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
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
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
擁笏操幣固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
區區之勢爲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
惟勢利之狗乃無以異於賈儈之交手爲市隱之以
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
之君子自外爲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爲天子之宰位
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
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

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
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爲法於
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
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
相爲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
後能助其上以有爲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
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某江南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騖之士相與比而
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尤
猾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爭勇又與王楊
蕪史無以異瑣於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叅
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蹶天下之俊
乂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動在鼎

爰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
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禄
之厚逍遥泉山之下雖緑緑一介亦躬與之爲禮而
某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摳衣賓客
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
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爲於世豈
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
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大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
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謝參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爲世俗所
謂科舉之文者貌然兒童爾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
於毫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繙取其書玩之砚
而不知厭卿先生何而楚之不爲改也於是時固
已厭薄其學以爲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
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
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

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闕鍵之閫
淵源之淳漓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爲學要以求爲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
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
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
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進於此
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
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
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
憊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

資聞先王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
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
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
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
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
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突
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
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

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嚴
處於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堇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於
溱洧之上時方寘憲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而上質之聖賢而無媿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爲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決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
爲依歸而不可後也而某方廹於祿養有辜擢之役
於海上雖不獲躬笈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於左
右輒因謁者摳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
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贊於下執事叅
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薰沐
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

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祗畏天命不遑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皇恐

某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有言事者論臣僚投獻文字干進遂不果上

某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問之名兵必在數中以此久欲盧撫平昔骯髒之文因介紹以贄見於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爲已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楊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況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羣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效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身獨以爲不

然頃者宵窓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褰洒之得失不足爲吾輕重是以漠然眞於度外以至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紬其說不用夫敵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收寧反側綏輯畔換招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爰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爲憂而不敢致私慾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於下執事

夫身去朝廷而任事於外外有亟涎側目之敵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宰臣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於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人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啟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

讓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狥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猾通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心則鞏笑俯仰顧盼雖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爲閣下計凡今廷臣有如張仲可爲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敵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軍不足以爲武敵人之城不足以爲強唯能秉天下之大義以優游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爲道几可以謁敵而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爲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爲無敵於天下纔息未定而子孫爲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

竊有取焉敵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滸猶徜徉四方歛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括跋邪律之
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
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爲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
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
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
炭而非以爲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
以億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有不可忽也抑又謂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
追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

者西師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
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慫慂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
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
二焉某頓首再拜

代人上部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輸閣下於臺
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
爲將被惠澤固於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
人自以爲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誥者皆

奮迅澡被人人自以爲將受知於下執事某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是
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桑艮折伏姦暴獄訟必毋
失其平施令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
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籍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
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
而不以爲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
藏且鬬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
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轢細民以廢亂政化地
斗入東南與温福爲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
某之庸疎處於此竊自隱度以爲奉令承教或可以
無過聽於下風今者迺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
尺書控懇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爲命
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
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
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
藥回皇怵迫莫知所以爲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
圖籍抱符鑰晚起屬吏之末庶幾容稟條教聽受約
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

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
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周照察之
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爲不宜乃若某
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嘗出臨上
車騎吏有後至勅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旦明
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
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奬名教以整頓人物
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
而某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最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爲者儻假
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
舊敢不勵精畢力僵仆無所避若猶更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裓自刻以聽命於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寬免之惠亦不敢承也